

【背影】

尊一声大先生杨洛书

【世相】
陌生人

2023年1月7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家埠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杨洛书去世，享年96岁。笔者回忆与其交往点滴，他的坚守、智慧、创新让人印象深刻。以杨洛书对中国年画的卓越贡献，尊一声大先生杨洛书，老人家当之无愧。

□许志杰

偶翻珍藏于案头的一些书刊，发现了杨洛书先生赠送的两册《杨家埠木版年画》。其中一册夹着一张荣誉证书，是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给他的荣誉证书复印件，上面用中、英文分别写着：“杨洛书先生，鉴于您在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和创作方面的成绩卓著，兹授予您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而在年画册的扉页则写有“许志杰先生惠存，癸未年贰月杨洛书”，并嵌有两方杨洛书的篆书印章。“癸未”应是2003年，那年2月1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一。我是正月初二下午开车和家人一起去的杨家埠，看大街上人不多，就直接转进了村西头杨洛书先生的家。杨家埠分东、西两个连在一起的村落，杨洛书的家属于西杨家埠，与我老家的直线距离不过十几公里，半个小时就到了。小时候去过几次设在寒亭的潍县城，路过杨家埠，知道那里的人会扎风筝，还会刻版印刷那种颜色鲜艳的年画。好像我也曾进村几次，但印象不深。

第一次正式进村拜访杨洛书先生，是1993年11月11日，我和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同仁到杨家埠采访，当地朋友做了周到的安排，带我们见到了年画大师杨洛书，观摩了一张年画的全部制作过程。算来至今整整30个年头了，其实那时的杨洛书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记得他个子不高，背微驼，眼睛炯炯有神。刻版是年画的第一道工序，木板一般采用既要有耐性、硬度，还不能过于生硬、无法运刀的中性木头，因而多采用桃木、老梨树类。杨老干起活来那么麻利，手起刀落，三下五除二，就几刀的勾划，一张年画雏形便见于眼前。同行者言，杨洛书刻下来的木屑都充满一种悠扬的美感，这是老人家数十年专攻，与一块块坚硬的木板和谐相处，达成一种历史的合一。刻版需要巧劲，如庖丁解牛般熟知牛身上的每一块骨骼和每一个关节所在，每一块木板都有自己的属性，凭经验打眼一看便知晓一棵树的年轮，了解木板的纹路与硬度，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刻版还需要持久的耐力，灵活的转弯抹角离不开强大的臂力支撑，有时刻一块板一气呵成，对臂力的要求高于对手腕力量的要求。看杨老刻完一块板，一位女性记者想与杨老比一下腕力，结果根本不是对手。又换了一位30岁出头的男性，坚持了不一会儿还是败下阵来。杨老说臂力与腕力是自己吃饭的本钱，刻不动板子了，就会失去年画。他举起自己的手让我们看，一块块像刻刀一样颜色的老茧长在手心和三个弯曲的手指头内侧。现场一片寂静。这是我们对艺术理解的一次升华，也是向杨洛书先生致以敬意。

杨洛书的魅力在于他对自己从事一辈子的杨家埠年画的挚爱与孜孜不倦的追求、创新。木版年画被称为我国传统民间美术领域中的一朵奇葩，杨家埠木版年画始于宋朝末年，臻于明代中前期。从年画的色彩、内容、表现形式看，初期的年画应该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宋代的生灵涂炭、元朝的残暴压榨，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需要一种出于想象而护佑自己与家人的神物出现，于是门神诞生了。这是历史。杨洛书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年画制作，打下了非常坚固的基本功，一张年画制作需要的每一个细节过程，他都可以自如地完成。他岁数不大时便加入著名的“同顺德画店”做学徒，从一笔一笔画线描勾勒，一刀一刀专业刻版，再到挖掘历史、民俗风情，无不经历史磨万折，练就一套精湛画稿、精细刻版、精道印刷、精心勾漏的操作手法，成为画店优秀传人，尤以刻版艺术惊艳同行。他独创了“刀头具眼，指节灵通”的刻版艺术技法，被年画界广泛认可，成为杨家埠年画的创作秘籍，誉为不可模拟之一绝。听杨老说，年画能给人一种过年的喜悦，使人得益于每一张年画带给人的美妙感受。滔滔不绝，烂熟于心，他从杨家埠的年画讲到全国三大年画（潍县杨家埠、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的同与不同，再讲传统年画遇到



的问题，以及杨家埠年画的创新与坚持，条理清晰，思路开阔，完全出乎一行媒体人的意料，令大家直呼受益匪浅。

杨洛书的定力在于一辈子扎根杨家埠，活跃在杨家埠年画这样一个民间艺术花园里，或者是耕耘在自家不大的农家小院中。10年后的癸未年（2003）正月初二，我又一次走进杨洛书的家，他正在为瘫痪在床多年的老伴张罗午饭，他说老伴躺在床上已有几年，这些年一直由他照顾。正房北屋五连房开间很小，当门三间是杨洛书的工作室、接待室、展厅，一应俱全，显得凌乱却十足的艺术范儿。墙上挂着一些照片，其中有两张是一位著名主持人在杨家埠跟着杨洛书研修年画的场景，这位主持人在杨家埠一住数十日，每天到杨洛书家跟着他学习。从年画的历史、故事到具体操作工序，虚心敬业，尤其是她对年画的敬畏，每看一张木版或老年画，都要戴上手套，小心翼翼，这也使得杨洛书很受感动。此后又有几位日本年轻人到杨洛书家拜师学艺，精心研学年画。这也笃定了老人家心中杨家埠年画一定能够传承下去、走出国门、亮相世界的信念。有几年，机械化年画严重冲击着传统年画的制作，包括一些传统年画家也开始动摇，担心传统手工年画坚持不了几年。杨洛书始终如一，毫不动摇自己的传统理念，他不仅坚守，还用他的思想与智慧，把传统年画的制作技艺做得更加精细，题材更加广泛，并采用一些新的创作式样，吸引年轻人。他首创年画挂历，很是走俏，精刻水浒传《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西游记》，将杨家埠年画带到一个崭新的领域。1993年，杨洛书把自己设法保存下来的一块刻于500多年前的方贡笪木质年画版，连同50块明清时期的老画版，无偿捐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在老父亲和爷爷的感染、带动下，杨家长子、长孙都在从事杨家埠年画的制作，将杨家埠年画的历史往下延伸着。

有一年春天，我正和冯骥才先生在一起，冯先生一早接到杨洛书打来的电话，说夜里家中被偷，冯先生担心的是小偷会盗取杨洛书收藏的一些老年画版。杨老说，画版一块没丢，家里存放了几十年的几块老银元被拿走了。杨洛书笑出了声，终于放下心来的冯骥才也露出笑容。这些年冯骥才先生一直心牵着重在杨家埠的杨洛书，给予这位隐于乡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刀又一刀、一张又一张制作年画的老艺人很多关注。他对杨洛书尊重、疼爱有加，每开口必是“杨先生”如何。我想，冯先生德艺双馨，对杨洛书如此尊重，那么我们该怎样称呼杨洛书呢？老人家一辈子刻版、做年画，以致手指扭曲，腰板歪斜，压迫心室，呼吸困难。他不仅是一位民间艺人，更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常看到某某先生辞世，就有最后的大师、最后的先生之叹。先生不只在书房，不以读书、讲课、著作、桃李、行业而论及，以杨洛书对中国年画的卓越贡献，尊一声大先生杨洛书，老人家当之无愧。

□雪樱

不知何时起，阳台对过的人家搬来了新主人，一对年轻夫妇，三十岁冒头，女的高挑，栗色长发，刘海挑染成时髦的奶茶棕色；男的圆胖，有了肚腩。白天几乎不见人，晚上七八点才回来做饭，男人扎着深蓝色的围裙，颠勺、翻炒、出锅，那动作势如行云流水，甩出一条颇有阅历的抛物线，看着都享受，以至于让人猜想他是不是厨师。

这天是大年三十，中午时分，楼前楼后传出各种悦耳的声响，或“乒乒乓乓”声势浩大，或“啾啾啦啦”宛如弦乐，或“嘟嘟嘟嘟”短促如歌，这是只有除夕才有的风景，踩着时间的鼓点，一步一步滑向终点，内心的喜悦不动声色。我不经意间向外眺望，两个人闯入眼帘，那不是那对年轻夫妇吗？只见男人站在平房屋顶上，弯腰如大虾状，正伸手摘老丝瓜，连同蜗牛触角般的瓜秧也拽了出来；再看，站在平地上的女人坐镇指挥，这里、那里的指点，不时提醒“小心，别摔着”。这丝瓜是一楼住户老顾家种的，去年夏天家里重新装修，中途他又生病住院，家里植物没人管理，丝瓜却长势喜人，花开大如皇冠，结的丝瓜又大又粗，怕怕风烛残年变成了老丝瓜，也绿得叫人心服口服。

老顾家的狗狗咋没叫呢？我心里纳闷。平日一有陌生人出现，他家的小狗就叫个不停，保洁员、送报的、送奶的、送快递的来了，它不叫，好像已熟悉他们的气味；修暖气的、发广告的以及深夜回来的酒鬼，它都竖着耳朵盯梢，叫个没完没了。难不成这个小家伙过年打盹儿了吗？我憋着不敢笑出声来。这时候，男人双手掐着一大捆丝瓜从屋顶下来了，女人从上到下为他拍打身上的灰尘。接着两人有说有笑地回家了，好像在说：过年刷锅刷碗够用了！看得出来，来自邻居的小小馈赠，让他们收获了温暖与快乐。

大年初三，气温降至零下十三四摄氏度，济南最冷的一天。我从网上下单买了几袋速冻水饺，一会儿没注意，手机显示两个未接来电。回拨过去，传来一个小姑娘的甜美声音：“过年好！很不好意思，您下单的那种馅的水饺没有了，换成另一种散装称重的可以吗？”我这才反应过来，询问散装称重的钱够吗，她说根据钱数称多少，又以商量的口吻问我：“要不换成另一款胡萝卜羊肉馅的？不用你再付费了，多出来的钱没关系。”在我看来，这样肯定行不通，绝不能欠人家的人情。就在我思量怎么处理的时候，小姑娘细柔的声音递过来一个好消息：“姐，我从冰柜里又找到一袋你要的那种。”又补充道：“对不起，耽误你的时间了。”我连声道谢，祝福“恭喜发财”。这四个字，我以前总认为太庸俗，第一次觉得那么喜悦如莲，又

如银碗盛雪，仿佛内心也开出朵朵白莲。

喧嚣人世间，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与温存，如从盲盒里抽中的一枚上上签，交由我手，占卜美好，这并非代表我多么幸运，也不是我多么高尚，而是出自缘分，提醒我幸福出自一种给予，越分享越快乐，让我传递下去。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无数陌生人组成的，他人的援手或温暖，特别是倾注在弱势群体身上的爱意，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利益关联，却是人间值得。就像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曾在书中说过的：念念不忘火车上那个“一路供我爹吃，扶我爹下车的粉女孩”，事后再没联系上，这正是一种幸福的循环，如果再扩展一下，也是广义孝道的一种，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路人甲。午后1点，外卖小哥才将水饺送到，母亲开门，餐盒递进来，一个陌生的声音也递了进来：“新年快乐，祝您用餐愉快！”两个月没出过门的母亲，脸上漾起淡淡的笑容，一扫疫中的阴霾，好像瞬间有光照到了心坎上。

大年初五，楼顶租房的小甘从老家回来了。要说我怎么知道他回来了，是因为楼前冬青丛里的几只小碗里又盛满了食物。这小碗颇有讲究，有的专门盛饭，有的专门盛水，时间久了，流浪猫们似乎也养成了习惯，遵守规矩，绝不搞破坏。我第一次见小甘是那年夏天，他怀里抱着只白毛的英短猫，手里拎着一大包猫粮。小甘个头不高，精瘦、青涩，头发染成了奶奶灰，一身破洞牛仔，打着两个耳洞，一看就是刚走出大学校门。因为要与前房东交接，那几天他频繁出入，他一露面，院里的流浪猫就不约而同地列队相迎，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时间久了，冬青丛里多了几只小碗，里边有时是水饺，有时是鸡肉和馒头，有时还有比萨。有一回晚上我从外面回来，听到一个大叔指着小碗笑着说：“还经常变换花样，这是谁做的好事啊！”我捂嘴偷笑，除了小甘，还能有谁呢？

或许是受小甘的影响，喂猫的热心人突然多了起来，几乎都是悄没声的，做好事不留名。小甘呢，让人捉摸不透，白天日上三竿才出门，经常半夜才回来。喂猫这件事却从不间断。有段时间，他收养了一只受伤的流浪猫，带它去拍片检查、按时换药，看上去比上班还要紧。几个月后，猫咪完全康复，“喵喵喵喵”地到处撒欢儿，他又将其放归自然。

春节期间刷短视频，我无意间刷到了小甘，这下他的“神秘”揭开了面纱。他是上海人，学影视专业，毕业后创建自己的工作室，有个小团队一起接项目，年轻人加班加点是常态。我忍住，没有点赞，也没有留言，就像他坚持喂流浪猫那样，做个不留脚印的陌生人，出于一份善意，也是为了守护陌生人之间的暖意，永远恒温。